

中国读本

李致忠
著

中国古代书籍



人们描述中国的初期书籍，多以商周时期留存下来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资料为例，但初期书籍可能早就产生，只是没有流传至今的文字记录。当这些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经过加工整理，成为系统地阐述、宣传、介绍、传播某些问题，某种经验和知识时，便成了正规书籍，可以认定，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之前，中国已经产生了正规书籍……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读本
中国古代书籍

李致忠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书籍 / 李致忠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1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145-0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图书史—中国—古代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0758号

中国古代书籍

著 者	李致忠
责任编辑	刘川民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80千字
印 张	10.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10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145-0/G · 1294
定 价	16.8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书籍与书籍史	1
一 什么是书籍	2
二 书籍史的主要内容	4
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	11
一 语言、传说与记事	12
二 文字的起源与形成	17
三 初期书籍的形态	21
第三章 正规书籍的产生与历代书籍的创作	31
一 正规书籍的产生	32
二 历代书籍的创作	38
第四章 书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51
一 书籍的生产材料	52
二 书籍的生产方法	67
第五章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	87
一 中国古代书籍的版面设计	88
二 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版画	93

三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	107
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图书保护	139
一	整治书籍的制作材料	140
二	书籍的阅藏保管	150
三	维修保护	160

第一章

书籍与书籍史

一 什么是书籍

关于什么是书籍，在现代人的思绪里几乎都有清晰的概念，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但要是较起真儿来，这“书籍”一词的形成与演变，还真需要作个简单的交代。

“书籍”在古代亦称为“典籍”、“载籍”。《春秋左传注疏》卷七十四《昭公十五年》谓“昔而高祖孙伯廙，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解释说“高祖”指高远之祖，九世孙伯廙为晋之正卿，掌典籍有功，是为大政，故曰籍氏。后世将典册书籍统称为典籍，盖缘于此。《孟子·告子下》说：“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东汉赵岐给这句话作注，说“典籍”者“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也就是登录有关法度方面的书册典籍。西汉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则说：“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这里的“典籍”与“书籍”显然是同一个意思了。

《史记·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后汉书·班固传》说班固“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这里的“载籍”显然也是“书籍”的同义语。但“书籍”二字连读发展为一个词，其起源似乎比“典籍”、“载籍”还要更晚一些。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相传黄帝时有位

史官叫仓颉，他最初创造了文字。而这文字当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依类象形，称为文；一类是形声相益，称为字；将文字着附在某种物质材料上，就称为书。可见古人关于书的概念，是指书写。书写之义的进一步演化，就成了凡有文字者即都可称为书，因为上面书写有文字。

关于“籍”，《玉篇》一书引用汉孔安国古文《尚书·序》的疏文，说“籍”是借的意思，即借用竹简以文字记录政事，带有登录、记载的意义，所以叫作籍。这和“书”的概念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后人便将两字相叠，形成了“书籍”这个名词。

《后汉书》记载东汉时马融于永初四年（110）当上了校书郎，奉命在东观典校秘书。元初二年（115）写了一篇《广成颂》。他在这篇颂文的小序里自己谦称蝼蚁，不胜区区，职在“书籍”。这大概是关于“书籍”一词较为明确的记载。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记载蔡文姬的父亲蔡邕（yōng），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深受朝廷敬重。他家经常是车马盈门，高朋满座。一次他正在欢宴宾客，忽然听说王粲已来到门外，慌得他倒穿着鞋就出来迎接。等接进门来之后，众人一看，不过是一位矮小瘦弱的年幼书生，都感到惊奇。蔡邕看透了众人的心思，就对大家说，王粲是名门之后，有特殊的才学，我不如他，我家的“书籍”、“文章”都应当让给他，以示自己甘拜下风。这大概是“书籍”一词更为明确的记载。可见东汉后期“书籍”

一词已和现在书籍的概念差不多了。比起前边所说的“凡有文字者都可称为书籍”的时代，显然是大大地前进了。因此，关于“书籍”的概念应该有两个：一个是文字记录性质的档案材料，可以叫作初期书籍、早期书籍、原始书籍形态；一个是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这可以叫作正规书籍。这说明，书籍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书籍的概念也有个演变的过程。

二 书籍史的主要内容

谈到书籍，人们通常想到的多是现代书籍的内外形象，顶多还能想到古籍线装或古籍包背装的内外形象，再久远的书籍就难以想象了。其实现代人们通常所能想象的书籍，还是正规书籍的概念。殊不知正规书籍的出现，不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事情，也是人类社会更进一步步入文明的事情。早期的文字记录，例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等，虽然算不上正规书籍，但它们却为正规书籍的产生和完善作了各方面的准备，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初期书籍的特定形态，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书籍的初期形态。因此，中国古代书籍史自然就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初期书籍阶段，一个是正规书籍阶段。书籍史的任务，就是要追寻这两大阶段中书籍发展的轨迹，揭示它们

的演变规律。

书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它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它既具备一般社会产品的物质形态，又具备一般社会产品所没有的意识形态。凡是书籍，无论是初期书籍形态，还是正规书籍形态，都是人的某种意识的反映。所以有人说，书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这话很有道理。既具有意识形态，就和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人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相划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以阶级、阶层相划分了。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层的印记。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及各个阶层的人，不管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其思想感情、意识形态、观察社会、理解人生，以及解释社会现象、解决各种问题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阶级、阶层的烙印。这种客观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阶级、阶层意识，反映在书籍中，也就使书籍带上了阶级、阶层特色。

在人类社会里，人们的意识形态除了受阶级、阶层的制约，还要受到时代的制约。中国古代各个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夏、商、周是奴隶制时代，固然与其后的封建制时代呈现着不同的时代特色。同是封建制时代，由于朝代的更迭，也分为若干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同，也呈现出许多不同的时代特点。这些不同的时代特点，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折射在书籍里，也就使书籍

带上了时代特色。

即使是同在一个阶级，甚至是同在一个阶层，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由于生平际遇的不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甚至同是一位作家，由于前后地位的变化，或是前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思想感情。所有这些，反映在作品里，折射在书籍中，也就又使书籍带上了个人特色。

所以有人说，书籍一经产生，就会凭借其物质载体从人的主观意识中游离出来，异化为一种客观存在。这就决定了书籍的内容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美妙的还是丑恶的，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所包含的意识都各具形态。这是书籍构成的一个方面。

人的意识传媒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靠说、唱、演、讲传扬开去，一是靠著书立说物化出来。所以当人们的某种意识，无论是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或是社会科学的，只要物化成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就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形态，因为没有物质作为表现其意识的载体，意识将永远是意识。这是书籍构成的另一个方面。

书籍构成的物质形态，包括文字、文字载体、载体材料、材料形状及装帧形制等。

文字是书籍构成的基本条件，任何情况下，没有文字都不可能产生书籍。文字不但承担着意识形态的构成任务，也影响着书籍物质形态的内外状况。如汉字方块字的特点，就影响中国书籍既可以从右向左竖写、竖印、竖排，并因

此而影响中国书籍右侧装订、书脊居右的特点；也可以从左向右横写、横印、横排，并因此而影响中国书籍又可左侧装订、书脊居左的特点。而有些少数民族文字及英、法、俄、德等外文，就只能是从左向右的横写、横排、横印，因而也就只能左侧装订，书脊居左，而绝不可能是从右向左竖写、竖排、竖印。这说明，文字不但是构成书籍的前提条件，还影响着书籍的版面形式和外部形态。

文字在人的头脑里可以被捕捉和运用而形成理性的意识，但这时还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意思，这种意思只要在客观上显现出来，就一定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或者说就一定有个载体问题。而文字的载体，实际就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世界上各个古老民族在各自书籍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采用过不同的制作材料。外国人先后采用过纸草、树叶、树皮、砖刻、蜡版、铜叶、铅叶、金叶、亚麻布、羊皮、犊皮，乃至于人皮；中国则先后采用过龟甲、兽骨、人的头盖骨、青铜器、石鼓、石碑、石碣、石片、玉片、摩崖、竹筒、木牍、缣帛等。到人类普遍使用纸张来制作书籍，那已经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了。

由于文字的载体，或者说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制作方法，或者说是书籍的生产方法也不同。从刀刻、笔写、雕印、泥活字排印、木活字排印、金属活字排印，直到全人类共同使用铅活字排版印书，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纸张成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之前，不能想象书籍会用印刷的方法生产出来。同样，在以

甲骨、石料、玉片为文字载体的情况下，恐怕也只能用刀刻或笔写的方法来制作书籍，而不可能采用印刷的办法。古印度及南亚地区以贝多树叶为文字载体制作书籍，也只能用铁笔将文稿刻画在贝多树叶上，而不可能用印刷的办法生产出贝叶书籍。可见不同的书籍制作材料，相应也就有其不同的书籍制作方法。

由于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形式，或者说是书籍的外部形态也不同。片片不甚规则的甲骨，其装订只能是中间钻孔串连；片片有规则的竹木简，便可以用绳子串连或编连；缣帛是丝织品，柔软坚韧，自身相连，因而帛书的装帧形式既可卷起收藏，也可以叠起置放。纸张兼具缣帛的柔软，而较缣帛更易成型，因而先是仿效缣帛采用卷轴装，后又出现经折装、旋风装。待到书籍的制作方法发生巨大变革，即由手写转换为雕印，影响到书籍的装帧形制彻底过渡到册叶式的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书籍构成的物质要素，或者说由它们协调有机组合起来，便构成了书籍的物质形态。研究书籍的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总结它们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应完成的历史任务。

中国古代书籍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古代的书籍，但书籍是社会的产物。以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什么样的世界观构成书籍的内容；以什么样的物

质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以什么样的技术作为书籍的制作方法，以什么样的工艺构成书籍的内部形式和外部形态，都不是可以自由选择，而是有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就不仅仅是书籍自身的历史，还应包括能够影响书籍生产倾向、生产数量、流通倾向的图书事业。

所谓图书事业，是指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图书活动。它既包括国家行政扬抑下的图书活动，也包括人类文化褒贬下的图书活动。研究这两方面抑扬下书籍生产、流通的兴衰，就是图书事业的全部内容。

书籍的发展，包括书籍自身的演变和图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所谓必然性，就是规律。所谓规律，就是指书籍自身所固有的必然的内在联系和图书事业兴衰演变必然的外部联系，以及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关系。揭示书籍自身演变的客观规律，阐述图书事业兴衰的历史必然性，概括它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呈现的不同发展状况，则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应承担的又一任务。

从初期书籍、正规书籍两大阶段入手，从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两个方面切入，从整个图书事业的大背景着眼，便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方法、结构与内容。

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

一 语言、传说与记事

文字是书籍构成的最基本条件，任何情况下，没有文字都不可能有书籍。但文字并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它的发生、发展，一直到成熟、定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或者说文字是无声的语言。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彼此之间也常常需要交流某种意图，表达某种思想，交换某些经验。要完成这些交流，起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凭借，只有靠声音与动作的结合来达到目的。后来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表达某种意图的声音逐渐定型，为更多的人所熟悉，所掌握，所共识，这就产生了最初的语言。

语言的形成并不断丰富，对于人类文明及其进步有着无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语言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讲完就没有了痕迹，二是受到障碍或离得太远就听不清楚，或者根本听不到。因此，人们要了解远方或过去的事情，光靠单纯的语言就无法达到目的。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人们便把语言与记忆结合起来，将需要传播的知识、经验或事件，用简括、凝练的语言固定起来，编成歌谣、谚语、口诀、故事等，彼此相告，代代相传。这就是所谓的传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上古时期某些美妙动听的故事和历史知